

客家委員會獎助客家學術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臺灣客語文白異讀探究

申請人：賴文英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三 年 十 一 月

本報告係接受客家委員會獎助完成

臺灣客語文白異讀探究

計畫申請人：賴文英

提 要

客語的一字多音現象，亦或涉及字的來源問題，此包含兩種可能的情形：(1) 在一字多音中，是否真為同一來源字；(2) 在不同字不同音中，是否存在同字多音的異讀字或文白異讀字。故此兩問題又涉及漢語方言與非漢語方言相關異讀音的比較，本計畫的研究對象暫以客語為主，漢語方言相關的研究則為佐證，日後擬再擴及更廣層面的非漢語方言比較法來探究相關的議題。

在方音系統之中常存在所謂的異讀字，異讀字指的是一字具有數個音，其中比較具有系統對應或耐人尋味的則為文讀音與白讀音的對應關係，亦即文白異讀。在眾多方言之中，閩語的文白異讀是較為豐富且具有整齊的對應關係，客語的文白異讀雖不如閩語豐富，但由客語文白異讀的探討，以及藉由方音系統之間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客語音韻在其中顯現的特色，包括梗攝字為大宗的文白對應，以及古全濁上聲字與中古次濁部分上聲字客語今讀為陰平的特色，另外，透過文白異讀的探討也可反映古無舌上音、古無輕唇音、上古舌根音的特色，而且經由文白異讀的探討也可顯示 -eu、-oi 兩韻在客語中的獨特性，以及客語和畬語之間的關係。文白異讀正是方音系統中不同時代或地域方音語言層的疊積，釐清不同的語言層將有助於我們更瞭解客語在不同時代的語言特色。

本文主要結合了三個方向面的研究方法，彼此交叉論證，分別為：文獻語料彙整法、田野調查法、比較分析法，希冀在共時與歷時的交叉論證當中，探討臺灣客語的文白異讀及文白異讀透露出的層次問題，包含中古梗攝字具有大量的文白對應關係，以及古全濁上聲字與中古次濁部分上聲字客語今讀為陰平的白讀特色，白讀音往往也反映古無舌上音、古無輕唇音、上古為舌根音的特色……等等，另外，經由文白異讀的探討也可顯示-eu、-oi 兩韻在客語中的獨特性，以及客語和畬語之間的關係，文中並探討「落」、「降」、「箍」等三字的語言層次與文白異讀，最後並整理出客語文白異讀所具有的時代層次，以及可能顯現出的層次問題。

本計畫希望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下，以及本文共時與歷時的觀點當中，釐清客語文白異讀的層次及其有關的問題，茲將研究成果摘要成以下明確的五點，第六點則是希冀達成的遠程目標。

- (一) 釐清異讀、文白、變體、層次之間的關係。臺灣客語文白異讀或具有不只兩讀的語音，因而於白讀層或文讀層中或另外再分層，包含白讀層中或有較古的白讀層，亦或文讀層中或有較晚近的文讀層。本文在第二章中討論了異讀與文白、變體、層次之間的關係，界定「又讀」、「破讀（同字異音異義）」、「文白異讀」與「晚近外來字詞異讀」之間的差異性。
- (二) 從歷時觀點探討客語文白異讀的類型，以瞭解文白在語言演變中的意義。本文在第三章中分析了客語文白異讀的類型，以往學者多將文白異讀字依其聲韻調的特色而分成七種類型，除此之外，本文另從古音來歷

的演變特色來分析文白異讀的類型，約計分成十三種類型，此種分類的模式則可讓我們更加瞭解白讀層與文讀層形成的相對年代，其中，所謂文白異讀中的「讀書音」，實際上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在讀古詩詞格言時才出現的讀音，在一般語詞當中則少出現，另一類是在我們生活語詞當中從外來讀書音進來的詞彙讀音。

(三) 探討「落」、「降」、「箍」等三字的語言層次與文白異讀。本文在第四章中探討了客語文白異讀的層次，包含從「落」、「降」、「箍」三字的多音現象來談客語的語言層及其文白，認為其多音字應反映了文白異讀的歷時演變關係，甚而應映更早的語音現象。

(四) 釐清文白讀音在競爭之下演變的模式有哪些類型。本文在第四章中將客語文白的競爭與發展分成五種模式：(一) 文勝白敗型 (文 > 白)；(二) 白勝文敗型 (白 > 文)；(三) 文白分立型 (文 / 白)；(四) 文白拉拒型 (文 ~ 白)；(五) 文白妥協型 (文 + 白)。

(五) 釐清客語文白異讀有哪些層次，以及層次與層次之間的關連。本文在第四章總結本文的討論，對於客語文白異讀的層次，大致上可分為六層：第一層——少數民族底層音 (或無本字可考)；第二層——《切韻》之前的上古音；第三層——《切韻》時期的唐宋音；第四層——畬族漢化的融合音，如 -oi、-on 韻；第五層——《中原音韻》之後南方官話的近代漢語音；第六層——現代臺灣語言的晚近外來層讀音。其中具有較整齊文白對應系統的形成則在第三層《切韻》時期的白讀層為主，以及第五

層《中原音韻》之後時期的文讀層為主；至於第一、二層的白讀層為客語的音韻特色，此則與閩南語有較大的雷同性；第四層畬族漢化的融合音則為客語特殊的音韻特色，同第一層一樣，有待更多語料的比較以分析出明確的文白關係；第六層現代臺灣語言的晚近外來層因夾雜了許多外來層的借詞，因而較不具系統性的文白對應關係，但其後續的發展動向則有待觀察。

(六) 為漢語方言與非漢語方言有關文白異讀的比較研究鋪路。客語有許多有音無字的情形，有些音則涉及到與非漢語方言（南方少數民族語）之間的對應關係，此或形成了所謂的文白異讀現象而尚未被我們察覺，因而值得未來好好觀察與研究，但此畢竟涉及廣泛的語料，因而唯有初步先釐清客語文白異讀的層次，再逐步擴大語料的研究點，有些有音無字的答案或許就會慢慢的撥雲見日了。

關鍵詞：文白異讀、文讀層、白讀層、層次、客語

目次

提要	i
目次	v
第一章 緒論	01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01
第二節 研究方法	02
第三節 研究架構	02
第二章 文獻回顧	04
第三章 客語文白異讀的類型	09
第四章 客語文白異讀的層次	21
第一節 幾個例字的語言層及其文白	21
第二節 文白的競爭與發展	25
第三節 小結	30
第五章 結語	33
參考文獻	35

臺灣客語文白異讀探究

計畫申請人：賴文英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在方音系統之中常存在所謂的異讀字，異讀字指的是一字具有數個音，其中比較具有系統對應或耐人尋味的則為文讀音與白讀音的對應關係，亦即文白異讀。在眾多方言之中，閩語的文白異讀是較為豐富且具有整齊的對應關係，客語的文白異讀雖不如閩語豐富，但由客語文白異讀的探討，以及藉由方音系統之間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客語音韻在其中顯現的特色，包括梗攝字為大宗的文白對應，以及古全濁上聲字與中古次濁部分上聲字客語今讀為陰平的特色，另外，透過文白異讀的探討也可反映古無舌上音、古無輕唇音、上古舌根音的特色，而且經由文白異讀的探討也可顯示-eu、-oi 兩韻在客語中的獨特性，以及客語和畚語之間的關係。文白異讀正是方音系統中不同時代或地域方音語言層的疊積，釐清不同的語言層將有助於我們更瞭解客語在不同時代的語言特色。

語言層的形成是由時間與空間交錯堆疊而成的，代表的是語言系統內部演變與外來系統接觸變化的疊積。在地域方言之中常常存在不同的方音系統，有的形成了通用語或讀書音，通用語主要為地域中人們互為溝通使用的語言，讀書音則為教學或讀書時所使用的語言，都有其優勢，兩者可以為同一語言，也可以是不同的語言，無論是通用語或讀書音都容易漸漸沉積在不同的方音系統之中，因而形成了語言層。客語的形成一般都認為在唐宋之際，但其音系多少應反映在唐宋之前即具有的語音特色，在形成初期或在族群遷徙的過程之中，又受地域其他方言的影響而帶有不同的音系特色，本文即在於探討文白異讀與其他異讀、變體、層次之間的關係，同時從語音來歷的演變特色來區分客語文白異讀的類型，文中

並探討「落」、「降」、「箍」等三字的語言層次與文白異讀，以及文讀音與白讀音在競爭之下演變的模式有哪些類型，最後以瞭解客語存在著哪些文白的層次。

本文標音系統除引用資料另外說明外，其他一律以 IPA (國際音標) 示之，聲調原則上以該語言的調值標示，但若跨方言時或以調號標示。¹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計畫的研究方法結合了三個方向面，彼此交叉論證，分別為：文獻語料彙整法、田野調查法、比較分析法。分述如下：

(一) 文獻語料彙整法

蒐集彙整臺灣客語當中各類具有文白異讀相關的研究及其語料，文獻資料或文獻語料的來源包括：(1) 研究文獻與語料；(2) 調查報告與語料；(3) 字詞典。

(二) 田野調查法

田野調查蒐集的語料包含兩類：(1) 詢問母語使用者；(2) 經由發音人的自然語料中，選取有關的語詞。本文的田調將以集中在桃園地區的四縣腔為主。田調對象以年長且善客語者為主。

(三) 比較分析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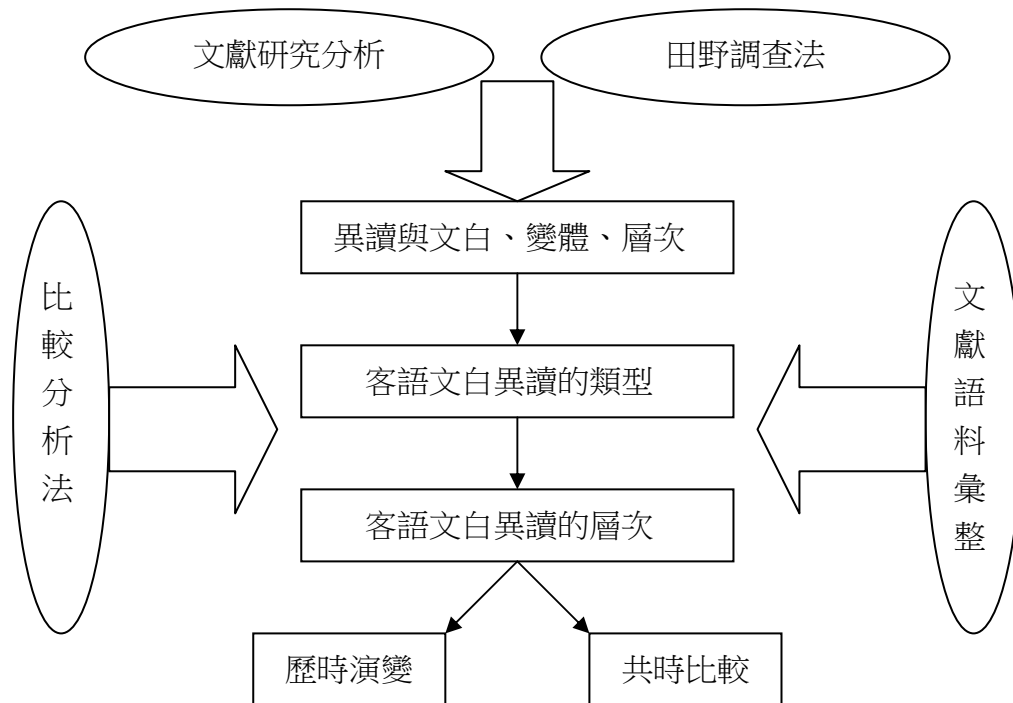
比較分析法含兩部分，一為方言之間文白系統的共時比較；一為內部系統文白的歷時比較。前者可瞭解客語文白系統與其他方言的關係，且可瞭解客語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後者可從客語文白透露出的不同語言層當中，瞭解不同語言層之間的歷時關係。

第三節 研究架構

¹ 本文以 1、2、3、5、6、7、8 分別表陰平、陽平、上聲、陰去、陽去、陰入、陽入。

本文研究架構初步設定除緒論、結語外，另含三章，分別為：第二章、文獻探討，此章主要在於分析說明異讀字與文白、異體、層次之間的關係，並討論前人相關的研究成果；第三章、客語文白異讀的類型，此章主要在於從歷時觀點分析客語文白異讀的類型，並整理出十餘種類型；第四章、客語文白異讀的層次，本節另含三小節，分別為：第一節、幾個例字的語言層及其文白；第二節、文白的競爭與發展；第三節、小結。

本計畫之研究架構，整理後如下所示：



第二章 文獻回顧

「層」的研究一般有兩個方向，一為解釋語言區域的形成，二為解釋語言的變化，以後者來說，除了內部的語音演變，以及文白異讀之外，其他另有許多異常的音韻變化，卻往往可以從語言接觸及語言融合的角度得到更圓滿的解釋。(何大安 1988、2000) 何謂「層」(stratum)? 其原本的意義為「遺物」或「遺存」。(何大安 2000) 隨著語言學研究的興盛，語音與詞彙演變可以有不同的分層，故而各家對於層的理解也多所不同，原則上可分為狹義的與廣義的兩種看法 (劉澤民 2005:26-29)，狹義的看法將層次視為語言接觸的產物，例如黃金文 (2001) 使用「層次」一詞來表示因語言變體 (含方言變體) 間的接觸而造成的移借現象；廣義的看法則將層次視為地理層面與時間層面的集合，例如賴文英 (2008) 將語言學方面的「層」(stratum / layering) 擴充並定義在：當語言因外來接觸或內部音變發生新的變化時，新舊之間變化所產生的不同語言變體會對新的變化發揮不同的作用力，這些不同的作用力，在結構上所表現出來的痕跡，稱之為「語言層」(linguistic stratum)。

形成不同語言層的動因與區域中的雙言 (diglossia) 或雙語 (bilingualism) 社會有關。雙言與雙語的區別，依據 Ferguson (1959) 所定義，其主要在於雙言中的高階語言與低階語言分別使用在不同的情境中，各有各的社會功能，而雙語的高階語言與低階語言並無功能上的區分，可以自由使用在任何場所。雙言或雙語的社會容易形成語言系統疊置並存的情形，當一語言同時具有兩套語音系統並呈現疊置並存時，即有可能引發文白異讀或其他異讀的現象。語音演變的層次研究當中，文白異讀是最為普遍探討的，通常白讀層是固有的，代表方言比較早期的音韻系統，而文讀層是外來的，通常為方言比較晚期的音韻系統，當文讀層疊置於白讀層之上便形成了不同的語言層關係。因文白讀屬異讀字的現象之一，因而有必要先瞭解其定義及其之間的關連。

方音內部系統中有所謂的「異讀字」(character with alternative pronunciations)，指的是一個字因來源不同、使用的環境功能不同，亦或因語音、語義的發展產生變異而在共時層中存在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讀音。這類的異讀字可能包含時代距離較為久遠的歷時層面語音現象，與時代距離相近的共時層面語音現象，狹義來說，前者被視為異讀 (variant pronunciations)，後者則往往被視為「變體」(variants)。文白異讀則是屬於異讀字當中的一種異讀類型。

楊秀芳 (1991:10-13) 主張「文」、「白」本是就語用的觀點說的，一個語音通常出現在配合文字而讀的場合，便叫它「文言音」或「讀書音」；若是經常出現在口語交談的場合，便叫它「白話音」或「口語音」，以閩南語為例，「行」有 hing⁵、kiaN⁵ 二音，hing⁵ 只在文讀詞彙如「行為」、「行動」裡出現，kiaN⁵ 則一般口語中常用，因而前者叫文讀音，後者叫白話音。白話音因為大都出現在日常生活口語裡，因而作者將這種早期的語言層為「白話層」，以白話層語言為基礎，方音又接受了不同時代優勢語言的影響，相對於口語，各時代進入的優勢語言往往又結合著文字出現，像這樣一波波借入的讀書音系統，稱之為「文讀層」，相對於白話層，文讀層總來自較晚期的語言層。羅肇錦 (1994) 將方言字音異讀區分為文白異讀及四聲別義 (破讀)，而這些不同的讀音往往反映出方音的歷史層次，甚而可以看出它的移民狀況，作者並分別從「射、歲、從、參、宜」五字，以及聲、韻、調探討其異讀的來源，因而主張客語包含四種異讀音的來源：第一層《切韻》之前；第二層《切韻》時代；第三層畬族漢化；第四層《中原音韻》後。鄭張尚芳 (2002) 將語音演變依其來源大致分成四種層次，分別為本語語音層、非本語語音層、構詞構形變音層、文字借讀層。其中，屬於外來成分影響的語音變化均可劃歸於非本語語音層，書面語 (亦即文讀層) 亦屬此層。事實上，層與層之間並非是截然劃分的，就像是內部音變與外部音變也可以是彼此相輔相成的 (參見徐通鏞 1991、Labov 1994)，而語音的演變卻往往與情境或詞彙之間形成某種共生演變的關係。徐貴榮 (2002) 將一字多音的異讀字分為三種：又讀、同字異音異義 (破讀)、語音和讀音 (文白異讀)，並將客語的文白異讀現象

依聲韻調分為七大類型。賴文英 (2012b) 在探討異讀現象時僅侷限在單字語義具有相同來源的異讀字，且定義較不明確，包含單字語義相同但出現的詞彙環境不同時，為異詞異讀，也就是文白異讀 (literal-verbal differentiation in reading)；在相同語義且相同的詞彙環境中，字的語音產生自由混讀，為同詞異讀 (cognate differentiation in reading)。不過作者提出了音、音類、字詞之間「共變」的觀點，即不論是字詞方面的音變，音、音類、字詞之間具有某種「共生演變」(co-variance，即「共變」)的關係，所謂「共變」指的是語音的演變並非獨自進行，它會與特定字群形成相互的依存關係並產生變化，至於“特定字群”的來源則牽涉到古音的來歷。雖然我們在探討異讀字時，並非總是與古音來歷的“音類”有關。

「變體」的定義也隨著研究對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連金發 (1999) 著重在次方言間的變異性，對變體的解釋為：一個方言群中某些音韻特徵有其一致性，有別於另一個方言群，這個方言群通常也有內部的差異性，這就形成了次方言的變體；另依黃金文 (2001) 所言，方言變體含括規律與異讀，異讀則專指那些因方言接觸所造成的語言累增現象，主要為文白異讀。賴文英 (2012a) 對變體的解釋則著重在語音性「自由變體」(free variant)的「混讀」現象，混讀變體的形成或來自於不同的層次變體，作者並提及語言都會流變，流變的模式也不盡相同，其因素或為內部力量，或為外加力量，因而或多或少均有方言變體的產生，例如，語音變異有所謂的不自由變異與自由變異現象，前者如客語聲母的 [ŋ] 與 [n]，因出現的環境互補，且語音上近似，理論上同為 /ŋ/ 的同位音，後者如南部部分客語在某些語詞中，存在聲母 [n]、[l] 自由變異現象，這是以語音為單位而說的；站在字、詞為單位的立場來看，也存在不自由變異與自由變異現象，不自由變異如四海話的「爭」在「相爭」一詞中讀成 [tsaŋ²⁴]，在「競爭」一詞中讀成 [tsen²⁴]，自由變異如「話」在「講話」一詞中可讀成 [fa⁵⁵] 或 [voi²⁴]²、「小」在「小學」或「小朋友」二詞中可讀成 [seu³¹] 或 [ɕiau³¹] 的自由變異現

² 但在文讀音時，因方言之間對應相同，故無變讀現象，如「話」在「電話」一詞中，四縣、海陸均讀為[fa³]

象，這是以字、詞為單位而說的，因而前者是一種「異詞異讀」，後者是一種「同詞異讀」，即單字的語義相同但出現的詞彙不同時，為異詞異讀，也就是文白異讀。但這樣的定義並不完善，因客語「中央」同形態之詞可以具有文白二音：[tsuŋ²⁴ioŋ²⁴] 與 [tuŋ²⁴oŋ²⁴]，前者用在文讀環境，可指「『中央』政府」，後者用在方位詞，可指「陂塘『中央』」。無論如何，趙元任先生 (1934) 指出了語音變化的重要性，因為我們可以從不同性質的方言變體研究當中，分析出音韻演變的一些苗頭或殘跡，亦或從中看出一種語言總的特徵。不同時、空之下的語言層次加上內部的音變層次，彼此相競互協，成就了語言豐富的層次。

基本上，異讀字是以字為單位且站在詞彙或語詞使用環境下所說的。綜合本節所述，從跨方言角度將各類異讀字的類型整理如下，文白異讀相關的細節討論於後文再說明。

- (一) 又讀：一字在相同結構環境之下具有不同的讀音，且意義不變。如華語「我和你」中，「和」可讀成 [hɿ²⁴] 或 [han³¹]，而語義不改變。這一類的異讀字包含晚近因外來層影響而導致的又讀字，如四海客語「講話」一詞中「話」可讀成 [fa⁵⁵] 或 [voi²⁴]。在同一結構中，語音可以有不同的讀音，也不會因為使用場合不同而選取特定的音，且語義均並不改變。又讀字的語音本身也會像文白異讀一樣，產生競爭，形成融合、取代或並存的情形，於文白異讀時再一起分析。
- (二) 破讀 (同字異音異義)：一字在不同結構環境之下具有不同的讀音，且意義也不一樣。如華語「強」在「強大」中具有強大壯盛之義，為 [tɕhian²⁴] 之音；在「勉強」中具有盡力而為之義，為 [tɕhian²¹⁴] 之音。
- (三) 文白異讀：一字因文字出現的場合或語體不同而有不同的語音，其字義大體具源流關係，共時層面語義的演變或相近或已不相同。出現在正式或讀書的詞彙結構或場合，一般稱之為「文言音」、「書面音」或「讀書音」、「文讀音」；出現在口語交談的場合或口語性的詞彙，一般稱之為「白話音」或「口語音」、「白讀音」，例如上文提及的客語「爭」

字在「相爭」一詞中讀成 [tsaŋ²⁴]，為白讀音，在「競爭」一詞中讀成 [tsen²⁴]，為文讀音，這是以字在詞中的環境場合來說的；也可以以詞為單位而說，例如上文提及的客語「中央」，在「『中央』政府」的使用場合時，為文讀音，在「陂塘『中央』」的使用場合時，代表的是白讀音的方位詞。其詳細類型見後文分析。

- (四) 晚近外來字詞異讀：一字或詞彙因受外來字詞語音或語義的影響而具有不同的讀音，其語義相同或不相同，例如華語「鏘」為形容撞擊金石的聲音，音為 [tɕhiaŋ⁵⁵]，但在現今某位藝人的姓名中卻借入了閩音而為 [khiaŋ⁵⁵] 之音，仍保有原來的意義在其中，華語音韻系統中不存在舌根塞音後接舌尖前高元音的組合，但因受到臺灣閩南語的影響，而在某些語詞當中出現相當的組合。此外，方音系統或借自外來系統的整個詞彙，致使音與義均產生變化，例如客語借自閩南語「漏氣」一詞，而產生語音 [lau⁵⁵ khui⁵⁵]，其語義為比喻行為表現令人喪氣，從客語整個聲韻系統來看，「漏氣」的原始音應為 [leu⁵⁵ hi⁵⁵]，語義為氣體外漏，前者語詞之音與義從周遭語言環境來看，分明為外來層的異讀字。此類異讀字通常為少數的個別現象，因不具系統性，語義也不相關連，故應非文白異讀的現象。

第三章 客語文白異讀的類型

文白異讀有其系統性與非系統性的對應關係，一般說來，閩語文白異讀較具系統性，且其文讀系統較為反映唐宋《切韻》時期的音韻系統，標誌著閩音內部系統晚期的語言層積。客語文白異讀的轄字範圍不如閩語來得豐富，但閩語的文讀層（即第四層次的唐宋語言層）卻較多反映了客語的白讀層，此雖是一種大致上的說詞，卻也反映了客語定型於唐宋之際的事實，但其語音現象的存在則約可再往前推兩百年左右，若論個別音的遠古現象，當然就上推更早。徐貴榮 (2002) 將文白異讀字依其聲韻調的特色而分成七種類型，分別是：1. 聲韻調皆異讀型；2. 聲母和韻母異讀型；3. 聲母和聲調異讀型；4. 韻母和聲調異讀型；5. 韻母異讀型；6. 聲母異讀型；7. 聲調變異型。作者同時指出「“中古次濁上聲今讀陰平”的字，在讀“詩詞對句、格言對丈”時，同時也必須回復其中古聲調——上聲，以表達詩詞格律、聲韻、平仄的要求。」因而我們知道，所謂文白異讀中的「讀書音」，實際上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在讀古詩詞格言時才出現的讀音，在一般語詞當中則少出現，如「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鳥」音應讀成讀書音 [niau³¹] 而非白讀 [tiau²⁴]，另一類是在我們生活當中從外來讀書音進來的詞彙語音，如「發生」一詞中的兩字在客語均為讀書音。除了從聲韻調特色來瞭解文白異讀的類型之外，本文另外從古音來歷的演變特色來分區文白異讀的類型，計十三類，分別是：1. 梗攝字的文白異讀；2-3. 古全濁上聲字的文白異讀 4. 反映「古無舌上音」的文白異讀；5. 反映「古無輕唇音」的文白異讀；6. 白讀層反映上古之音；7. 溪母合口字的文白異讀；8. 反映古詩詞漢音的文白異讀；9. 反映古詩詞漢音+古次濁上聲字的文白異讀；10. 蟹攝四等齊韻之文白異讀；11. 蟹攝一三等之文白異讀；12. 白讀-e、文讀-i；13. 文白異讀的散例。以下語料整理自張光宇 (1996:252-254)、徐貴榮 (2002)、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詞典》。但語音的呈現則統一以臺灣四縣客語標示。

張光宇 (1996:252-254) 提及客語文白異讀較具系統性的以梗攝字為大宗，其次是古全濁上聲字。如下所示：

(1) 梗攝字的文白異讀

梗攝白讀二等-anj，三四等-ianj		梗攝文讀二等-en，三四等-in	
學「生」仔	saŋ ²⁴	「生」活	sen ²⁴
相「爭」	tsaŋ ²⁴	競「爭」	tsen ²⁴
「省」錢	saŋ ³¹	「省」會	sen ³¹
「正」來寮 (再見)	tsaŋ ⁵⁵	「正」 ³ 確	tsin ⁵⁵
「猛」火	maŋ ²⁴	「猛」虎	men ²⁴
無「成」	saŋ ¹¹	「成」功	sin ¹¹
「整」屋 (修屋)	tsaŋ ³¹	「整」理	tsin ³¹
「格」仔 (格子)	kak ²	人「格」	ket ²
「白」色	phak ⁵	李「白」	phet ⁵
人「客」(客人)	hak ²	「客」 ⁴ 觀	khiet ²
「平」地	phiaŋ ¹¹	「平」靜	phin ¹¹
「命」好	miaŋ ⁵⁵	「命」令	min ⁵⁵
當「輕」(很輕)	khiaŋ ²⁴	「輕」視	khin ²⁴
清「明」	miaŋ ¹¹	聰「明」	min ¹¹
「明」 ⁵ 年	maŋ ¹¹	聰「明」	min ¹¹
出「名」	miaŋ ¹¹	「名」間鄉	min ¹¹
「清」冷	tɕhiaŋ ²⁴	「清」楚	tɕhin ²⁴

³ 臺灣海陸客語「正」音為[tʃin¹¹]，保有-in 韻；四縣客語因在古章、知組聲母後，梗攝三四等的文讀變讀為-in。

⁴ 舌根音在拼前高元音 e 時，在前高元音之前往往會產生過渡音 [i]，又，從另一角度來看，e 本身也容易在舌根音之後元音分裂成 ie。

⁵ 「明年」目前的通俗用字為「盲年」。但以梗攝整齊的文白讀來看，「明年」的「明」字應為其本字。

梗攝白讀二等-an, 三四等-ian		梗攝文讀二等-en, 三四等-in	
「青」色	tɕhian ²⁴	包「青」天	tɕhin ²⁴
「績」線	tɕiak ²	考「績」	tɕit ²
得人「惜」(可愛)	ɕiak ²	可「惜」	ɕit ²
腳「跡」	tɕiak ²	遺「跡」	tɕit ²
古「蹟」	tɕiak ²	聖「蹟」亭	tɕit ²
兵「營」	ian ¹¹	經「營」	in ¹¹

「中古全濁上聲字今讀為陰平」，此為客語次方言間的一項大致上的通則，但在一些今常用的語詞當中，其聲調則與現代漢語聲調呈對應的去聲調，反映了詞彙與聲調的文讀層積。如下所示：

(2) 古全濁上聲字的文白異讀之一

古全濁上聲字白讀為陰平調 [24]		古全濁上聲字文讀為去聲調 [55]	
停「動」(動)	thuŋ ²⁴	「動」作	thuŋ ⁵⁵
當「重」(很重)	tshuŋ ²⁴	「重」要	tshuŋ ⁵⁵
「上」去	soŋ ²⁴	「上」游	soŋ ⁵⁵
「下」去	ha ²⁴	「下」一回	ha ⁵⁵
鹹「淡」	tham ²⁴	「淡」水河	tham ⁵⁵
「斷」截	thon ²⁴	評「斷」	ton ⁵⁵
蓋「被」	phi ²⁴	人善「被」人欺	phi ⁵⁵

不過，在一些中古全濁上聲字客語今讀為陰平的字詞中，除聲調的文讀改變與現代漢語聲調呈對應的去聲調之外，其韻母變化之後 (ai→i；oi→ai) 與官話區趨同，也反映了文讀層積的對應關係。如下所示：

(3) 古全濁上聲字的文白異讀之二

古全濁上聲字白讀為陰平調 [24]		古全濁上聲字文讀為去聲調[55]+韻變	
老「弟」(弟弟)	thai ²⁴	兄「弟」	thi ⁵⁵
「在」無(在不在)	tshoi ²⁴	好「在」(幸好)	tshai ⁵⁵

客語韻、調文讀層的產生，其實都反映了做為文讀層來源語的強勢與類推變化的結果，也包括了聲母的文讀層變化。例如，客語音韻系統部分反映了「古無舌上音」與「古無輕唇音」兩大歷史語言學的音韻通則，雖不如臺灣閩南語具有較全面系統性的現象，但也反映了客語音韻演變較具系統性的過渡現象。舌上音的知系聲母大約在晚唐時從端系聲母分化出來，其分化條件是在介音 i、iu 前，端系字顎化後才由舌音轉入齒音，變為官話音的「知照合流」。(羅肇錦 1994) 在中古初期《切韻》時代，輕唇音的「非、敷、奉、微」尚未從幫系字分化出來，但已具分化的雛型。雖然客語「古無舌上音」的轄字不如「古無輕唇音」的轄字多，但均反映《切韻》之前的語言層現象。如下所示：

(4) 反映「古無舌上音」的文白異讀

白讀反映「古無舌上音」		文讀反映近代的「舌上音」 ⁶	
「中」央(中間)	tun ²⁴	「中」央政府	tsun ²⁴
毋「知」(不知)	ti ²⁴	「知」識	tsi ²⁴
「適」當	tit ²	合「適」	sit ²
「值」錢	tat ⁵	「值」班	tshit ⁵
「追」人	tui ²⁴	「追」求	tsui ²⁴
「擇」菜(挑菜)	thok ⁵	選「擇」	tshet ⁵

(5) 反映「古無輕唇音」的文白異讀

白讀反映「古無輕唇音」		文讀反映近代的「輕唇音」	
「飛」走	pi ²⁴	岳「飛」	fi ²⁴

⁶ 此類四縣客語的文讀音並無法反映近代的捲舌音現象，但在海陸客語則可，原因是海陸客語的舌葉音(可歸為舌上音)聲母來自於古知、章組。

白讀反映「古無輕唇音」		文讀反映近代的「輕唇音」	
畫「符」	phu ¹¹	「符」合	fu ¹¹
圓「墳」 (新墳落成，祭拜祖先)	phun ¹¹	「墳」墓	fun ¹¹
「分」人 (給人；被人)	pun ²⁴	「分」離	fun ²⁴
門「縫」	phuŋ ⁵⁵	裁「縫」	fuŋ ¹¹
「蓬」萊	phuŋ ¹¹	「蓬」萊弱水	fuŋ ¹¹
「楓」樹	phuŋ ¹¹	瀟瀟「楓」樹林	fuŋ ¹¹
「腹」內 (內臟)	puk ²	「腹」膜炎	fuk ²
「覆」菜 (福菜)	phuk ²	反反「覆覆」	fuk ²
「伏」下去	phuk ⁵	埋「伏」	fuk ⁵
「發」病 (生病)	pot ²	「發」生	fat ²
「放」棄 (放假)	pion ⁵⁵	「放」心	fon ⁵⁵
「紡」紗	phion ³¹	「紡」織	fon ³¹
「無」愛 (不要)	mo ¹¹	「無」心之過	vu ¹¹
「會」來	voi ⁵⁵	開「會」	fi ⁵⁵
「話」著 (以為)	va ⁵⁵	會「話」	fa ⁵⁵
「和」尚	vo ¹¹	「和」平	fo ¹¹

中古微母字在客語白讀為 m-、文讀為 v-，如上表中的「無」字。中古曉、匣兩聲母的擬音大致為喉音或擦音，而此類字的現代唇音均產生於合口字，故而 f-、v-或零聲母當為後起音。(董同龢 2001:151-152) 先看客語匣母字的層次：

匣母	校	效	合一~/~/作	環門~/耳~/~/境	會母~/~/話	惠
白讀 I	k-		k-	kh-		
白讀 II		h-		v-	v-	
文讀			h-	f-	f-	f-

中古曉匣母合口字在客語中多讀為 f- 或 v-；而開口字則多讀為 h-，開口字聲母讀若喉擦音，符合《切韻》的時代，如「效」字。再如，「會、話、和」在中古為匣母合口字，客語中不存在 hu-組合之音，其他漢語方言為 hu-之音者，客語文讀多變讀為 f-聲母，因而客語具有一條音變規律為：h+u→f，因而 h-早於 f-。非符合此音韻規律的則有 k-、kh-、h-、v-等聲母的讀法，不過，符合規律的如「會、話、和」等字則因字出現的結構場合不同而有兩讀聲母 f-、v-，由音變規律與 f-總出現在文讀詞彙當中，文白異讀中的白讀 v-聲母當早於文讀 f-聲母。加上「古無輕唇音」的定律，又客語此類聲母今讀舌根塞音超出《切韻》的時代，當為第一層次，亦即中古匣母保留古讀為舌根音；而 h-為《切韻》時代的語言層，但與舌根聲母疊置並存時，則 h-為文讀音；輕唇音的 v-、f-則是晚層出現的語音現象。v-雖是後起的音變，但在與 f-為同字異讀音時，前者為白讀，後者為文讀，除非 k-、kh-、h-、v-、f-等聲母共為同一字的異讀音時，則需再區別其時代層次，只是目前無發現此類的語音現象，就「環」字來說有三讀聲母 kh-、v-、f-，分別代表《切韻》之前的白讀音、《切韻》時代的白讀音、《切韻》之後的文讀音。這裡就臺灣四縣客語匣母字來做一聲母的比對：

《切韻》之前	《切韻》時代	《切韻》之後
k- /kh-	h-/v-	f-

張光宇 (2001:1) 指出「支、枝、指、痣、齒」等字在中古《切韻》時期屬章系字，但在閩南話讀同於見、溪母，照三字則讀同於見組，作者認為這是上古時期漢字諧聲關係才能點明的現象，因而反映出古老的語言層，同一類型的字則

有中古崇母字的「柿」字。中古章系與崇母字在客語的白讀層當中，僅少數字讀同於見母、溪母字，如「支、枝、柿」。⁷若方音系統中僅微少字具奇特的語音現象時，我們確實要考慮鄰近語言可能帶來的語言層，而非方音內部系統本有的語言層，例如，閩、客為鄰近地區，客語的「支、枝、柿」確實可能受到閩語大宗的語言現象影響而產生少數字的特殊音。不過，在各地客語次方言之間大致具相同的語音現象時，又在目前無明確的證據之下，我們還是保守的以客語當中的文白系統為主，說明其白讀層反映上古時代的語言層。其文白分布如下所示，以下包含中古匣母字保留古讀為舌根音的情形：

(6) 白讀層反映上古之音

白讀反映上古之音		文讀反映中古之音	
樹「枝」	ki ²⁴	荔「枝」	tsi ²⁴
一「支」	ki ²⁴	「支」出	tsi ²⁴
「合」鬼母相同 (特別與人不同)	kap ²	「合」作	hap ⁵
門「環」；耳「環」	khuan ¹¹ ；van ¹¹	「環」境	fan ¹¹

客語當中的 f-聲母大部分來自於中古非系與溪、曉、匣母合口字，因而在中古溪母合口字方面，f-是白讀字，k-/kh-因受強勢官話影響而為文讀字。如下所示：

(7) 溪母合口字的文白異讀

白讀 f-		文讀 kh-	
「苦」瓜	fu ³¹	窮「苦」	khu ³¹
「口」水	heu ³¹	人「口」	khieu ³¹

⁷ 「柿」在四縣客語讀為 [tshi⁵⁵]，在海陸客語讀為 [khi¹¹]，但在四海地區則讀成 [tshi⁵⁵] 或 [khi⁵⁵]。

為配合吟誦詩詞的平仄押韻，或受古籍中漢音聲母的影響，客語這一類的字均放棄原有之音韻特色，而轉以讀書音來誦讀典籍，反映了古詩漢音的文讀層積。以下之詞句例中，其文讀音多半只見於古詩詞，少見於一般生活的常用語詞之中，較不同於上述提及的——客語古全濁上聲字文讀為去聲調，出現於生活常用語詞之中。如下所示：

(8) 反映古詩詞漢音的文白異讀

白讀反映口語詞彙音		文讀反映古詩詞讀書音	
「鳥」仔	tiau ²⁴	眾「鳥」高飛盡	niau ³¹
「斜斜」	tɕhia ⁵⁵	秋風落日「斜」	ɕia ¹¹
交「還」	van ¹¹	明中施捨，暗裡填「還」	fan ¹¹
交「換」	von ⁵⁵	世上新人「換」舊人	fan ¹¹
「諄諄」	tun ²⁴	昔時賢文，誨汝「諄諄」	tsun ²⁴
便「宜」	ŋi ¹¹	子不學，非所「宜」	ni ¹¹
「底」下	tai ³¹	「底」是來驚夢裡閒	ti ⁵⁵
飯「粒」	liap ⁵	「粒粒」皆辛苦	lip ⁵
「細」人仔 (小孩)	se ⁵⁵	歌館樓臺聲「細細」	ɕi ⁵⁵
「毋」知 (不知)	m ¹¹	「毋」忘在莒	mu ¹¹ /vu ¹¹
巷「弄」	nuŋ ⁵⁵	交交時作「弄」機聲	luŋ ³¹
「去」哪	hi ⁵⁵	運「去」黃金失色	khi ⁵⁵
毋「肯」	hen ³¹	晴乾不「肯」去	khen ³¹
「鶯」歌	en ²⁴	打起黃「鶯」兒	in ²⁴
「靠」人	kho ⁵⁵	命好何須「靠」祖田	khau ⁵⁵
「羔」羊	ko ²⁴	羊「羔」雖美，眾口難調	kau ²⁴
「捉」人	tsok ²	閒看兒童「捉」柳花	tsuk ²
戲「劇」	khiak ²	相逢「劇」孟家	khit ²

白讀反映口語詞彙音		文讀反映古詩詞讀書音	
「聽」講	thaŋ ²⁴	「聽」妻言、乖骨肉	thin ⁵⁵
「耕」田	kaŋ ²⁴	「耕」牛無宿草	kien ²⁴

「鳥」本為端母字，有些方音因避諱而唸 n-，客語雖不避諱仍讀 t-，但文讀層來自官話而唸 n-。

除了「中古全濁上聲字今讀為陰平」為客語次方言間的一項大致上的通則之外，「中古次濁上聲字部分今讀成陰平」——此亦為客語另一條有關聲調方面大致上具有的特色，但在讀誦古詩詞時，中古次濁上聲字則部分變讀為文讀層的上聲調，在一般生活使用的詞彙當中則少見讀為上聲的文讀層。因此類字的文讀層聲調並未擴散至生活用語之中。如下所示：

(9) 反映古詩詞漢音+古次濁上聲字的文白異讀

古次濁上聲字白讀為陰平調 [24]		古次濁上聲字文讀為上聲調 [31]	
圓「滿」	man ²⁴	官「滿」如花謝	man ³¹
「馬」仔	ma ²⁴	瀟瀟斑「馬」鳴	ma ³¹
「美」貌	mi ²⁴	鱸魚正「美」不歸去	mi ³¹
「武」陵 (地名)	vu ²⁴	文「武」	vu ³¹
燒「暖」(溫暖)	non ²⁴	良言一句三冬「暖」	non ³¹
內「裡」	li ²⁴	禹廟空山「裡」	li ³¹
一「里」	li ²⁴	送君千「里」	li ³¹
「旅」行	li ²⁴	「旅」夜書懷	li ³¹
楊「柳」	liu ²⁴	無心插「柳柳」成蔭	liu ³¹
「冷」天	laŋ ²⁴	「冷」暖年來只自知	laŋ ³¹
過「嶺」	liaŋ ²⁴	江「嶺」作流人	liaŋ ³¹
「惹」事	ŋia ²⁴	衣冠身「惹」御爐香	ŋia ³¹

古次濁上聲字白讀為陰平調 [24]		古次濁上聲字文讀為上聲調 [31]	
「語」言	ŋi ²⁴	惡「語」易施	ŋi ³¹
蓮「藕」	ŋieu ²⁴	家人切「藕」絲	ŋieu ³¹
知人「我」	ŋo ²⁴	杖藜扶「我」過橋東	ŋo ³¹
「有」錢人	iu ²⁴	人生稀「有」七十餘	iu ³¹
「宇」宙	i ²⁴	結「宇」依空林	i ³¹
「與」眾不同	i ²⁴	知音說「與」知音聽	i ³¹
「也」無	ia ²⁴	淡妝濃抹「也」相宜	ia ³¹
「野」生	ia ²⁴	星垂平「野」闊	ia ³¹

此外，在某些中古韻母中，客語少數字也呈現較為整齊的文白異讀，如下所示：

(10) 蟹攝四等齊韻之文白異讀

白讀-ai/-ie/-e		文讀-i	
老「弟」(弟弟)	thai ²⁴	兄「弟」	thi ⁵⁵
雞「啼」	thai ¹¹	哭「啼」	thi ¹¹
「底」下	tai ³¹	到「底」	ti ³¹
算「計」	kie ⁵⁵	溫度「計」	ki ⁵⁵
「齊齊」	tshe ¹¹	「齊」國	tɕhi ¹¹

(11) 蟹攝一三等之文白異讀

白讀-oi/-e		文讀-ai/-i,-ui	
「戴」客	tsoi ⁵⁵	該「載」(幸好)	tsai ⁵⁵
「材」料	tshoi ¹¹	木「材」	tshai ¹¹
好「彩」(運氣好)	tshoi ³¹	「彩」色	tshai ³¹
「在」無(在不在)	tshoi ²⁴	好「在」(幸好)	tshai ⁵⁵

白讀-oi/-e		文讀-ai/-i,-ui	
「會」來	voi ⁵⁵	開「會」	fi ⁵⁵
幾多「歲」	soi ⁵⁵ /se ⁵⁵	「歲」數	sui ⁵⁵

上表中，後因臺灣四縣腔與海陸腔的交互影響，使得蟹攝一三等的某些字如「改、倍、陪、賠」具有類似於白讀的-oi 與文讀的-ai/-i 韻讀法，類似的音韻變化還有止攝合口三等字的「吹」(-oi/-ui)。但因此類字較早不存在明顯的文白異讀，因而在此我們不將此類音韻變化視為正規的文白異讀，也就是說四縣腔與海陸腔聲韻對應不同的，有可能是彼此相互影響而導致其聲韻產生變化，或為取代，或為兼用，亦或融合，通常是區域當中較為強勢腔者影響較為弱勢腔者。⁸與-e 韻有關的文白異讀還有-e 的白讀與-ii 的文讀對應關係。如下所示：

(12) 白讀-e、文讀-i

白讀-e		文讀-i	
做「事」	se ⁵⁵	「事」情	si ⁵⁵
出「世」	se ⁵⁵	「世」間人	si ⁵⁵
「勢」頭	se ⁵⁵	「勢」力	si ⁵⁵

另外還有散落在中古曾、山、宕、通、臻攝等的文白異讀，其中文讀層的韻均偏向於現代漢語的說法。如下所示：

(13) 文白異讀的散例

白讀		文讀	
「值」錢	tat ⁵	「值」班	tshit ⁵
「逼」著	pet ²	「逼」近	pit ²
「刻」印仔	khak ²	一「刻」鐘	khiet ²

⁸ 有關四縣、海陸因相互影響而產生與文白異讀可能具有類同的音韻變化，可參見賴文英(2012a)。

白讀		文讀	
一「列」	lak ⁵	排「列」	liet ⁵
「發」病 (生病)	pot ²	「發」生	fat ²
鋸「屑」	sut ²	不「屑」	xiet ²
起「先」	sen ²⁴	「先」後	çien ²⁴
「研」藥	ŋan ¹¹	「研」究	ŋien ¹¹
腳「印」	iaŋ ⁵⁵	「印」仔	in ⁵⁵
「摸」頭	mia ²⁴	「摸」彩	mo ²⁴
中「央」(中間)	oŋ ²⁴	中「央」政府	ioŋ ²⁴
「縮」起來	sok ²	「縮」結 (簡潔)	suk ²

第四章 客語文白異讀的層次

以下先從第一節看幾個例字的語言層及其文白，如在「落」、「降」、「箍」異讀字當中可能的文白異讀現象；接下來從第二節，文白的競爭與發展，彙整文讀與白讀兩種變體在競爭之下可能產生的結果；第三節則做一客語文白層次統整性的小結。

第一節 幾個例字的語言層及其文白

此小節從「落」、「降」、「箍」三字的多音現象來談客語此三字的語言層及其文白。

(一)「落」

「落」字在臺灣客語有四種讀法，如下所示：

音	lak ⁸	lok ⁸	lap ⁷	lau ⁵
義	離開、逃命	降下、進入	殿後、動量詞 ⁹ 、套子	下墜、流產
例	落荒而逃	落價、落來	落尾、一落碗、手落仔	落胎(流產)

「落」呈現在客語中的四音是屬破讀字還是文白異讀，我們先來分析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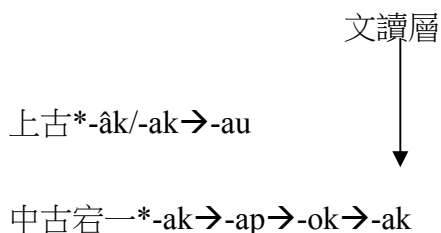
「落」在現今華語音不論為ㄌㄨㄛˋ、ㄌㄨㄛˊ、或ㄌㄨㄚˊ、雖其語義演變至今各有所不同，其中古音均為宕攝開口一等入聲鐸韻來母，反切則為盧各切。客語的四種讀音，其語義均帶有「往下墜」之義，包含其延伸而出的「從外進入裡面」、「離開」、「殿後」等等語義。客語 [lak⁸] 音只出現在現代成語「落荒而逃」之中，可見此音為晚來的文讀音。在許多有關「落」的語詞中，客語普遍讀為 [lok⁸] 較

⁹ 其他客贛次方言大都也有近於 lap 音的動量詞用法。(參見李如龍、張雙慶主編 1992:360，嚴修鴻 2013)

多，與其他宕開一鐸韻的韻母字的讀法相同，可見此音與《切韻》之音系具對應關係。華語中，「落」也有「殿後」與量詞凸凹之間層疊語義的用法，如「落後」、「一落碟子」，只是客語音為 [lap⁷]，其主要元音與韻尾均不與中古同類之字相同，即便是具相同音之「手落仔」（手套）具有以手往手套裡伸進去之義、「摻碗落上去」（把碗套疊置一起）也具有把具有凹陷的碗套在一起之義，與「落來」[lok⁸loi²]（從外進入到裡面）之間的語義具關連性，但此二「落」字音不同，或具前後音變之關連。宕攝中古主要元音擬為 [a] 類元音，符合現代多數方言的語音讀法，只廣州、客家與一些吳語方言做 [o] 類元音，應是後來的變化。（董同龢 2001:174-175）客語韻母系統的一大特色為 a 韻與 o 韻的兩兩相配，也就是說中古果一為 o 韻，假二為 a 韻；蟹一、山一、效一、咸一為 o 韻，蟹二、山二、效二、咸二為 a 韻，宕一為 o 韻，梗二為 a 韻。但在 [lap⁷] 音中，宕一讀 a 韻其實並非客語特例，張光宇（1996:247-248）指出咸攝一二等在客家話區有些許殘迹顯示韻讀不同，如之都方言咸一之「合」音為 hat、「暗」音為 an。臺灣客語「合」與「暗」字的主要元音也是 a，因而宕一的 [lap⁷]，其元音可能反映了比 [lok⁸] 音稍早的讀音，-p 或由 -k 旁轉而來或為某種性質的音變，至於之間是否為文白異讀關係則較難說明，但 a 音可歸為《切韻》初期之音，o 音則為《切韻》時期稍晚之音，不過卻也不到文讀音的地步。最後的 [lau⁵] 音，其所轄字不多，但語詞都是道地的客語詞彙，如「褲落下來」（褲子掉下來）、「落下頷」（下巴脫臼）、「落錢」（欺騙錢）、「落胎」（流產），此字用法較普遍與臺灣閩南語的音與義對應，是從閩語借入亦或反映較早的語言層，在此我們不敢妄下結論，就語音的演變來說，-u 韻尾的形成可由同部位的古舌根塞音韻尾 -k 陰入對轉來形成，又「上古去入通押」，¹⁰因此客語 [lau⁵] 音或反映兩漢時期之音，較之中古的 *-ak 來得早。雖然從跨方言角度看保留入聲的 [lak⁸] 音似為較古的語音現象，但就方音內部系統、上古音系統來說，lau 才是較古的上古音層次，但因方言之中較無鐸韻字

¹⁰ 見羅肇錦（1994），所舉例為客語的「射」，其音演變為：tu→it→sa，分別代表兩漢、唐宋、現代漢語三層次的音讀。客語擁有上去兩讀的字還包括了「惡」[ok⁷]/[vu³]；「易」[it⁸]/[i³]；「畫」[vak⁸]/[fa⁵]；「毒」[thuk⁸]/[theu⁵]。

讀如唇音韻尾的-p，¹¹不過同具有 [唇音] 徵性的-u，在語流或音理的變化之中轉為同為唇音的-p 音則是有可能的，由此而形成白讀音。尤其「落」字的語義與用法具多元變化，常用詞在語義分工之下，其音變的可能性很大，因而 lap 與 lok 則是較晚時期的另一層白讀，而 lak 則是較晚層次的文讀音，因此，我們可將客語各韻之間的演變關係推測為：(以下上古、中古擬音參自於周法高 (1974:287))



其語言層則如下所示：¹²

白讀 I(兩漢)	白讀 II(《切韻》初期)	白讀 III(《切韻》後期)	文讀(現代漢音)
-au	-ap	-ok	-ak

(二)「降」

「降」字在臺灣客語有三種讀法，如下所示：

音	hoŋ ²	koŋ ⁵	kiuŋ ⁵
義	屈服	自高處落下	生子
例	降服	降低	降子

「降」在華語有二音，ㄊ一ㄉㄥˊ與ㄌ一ㄉㄥˋ，方言當中多半也有此二讀的破讀字，但以後音義來說，客語另有其他音，如「降低」時為 [koŋ]，「降子」(生小孩) 時為 [kiuŋ]。「降」在中古為江攝開口二等去聲絳韻見母字，今客語聲母為舌根清塞音，符合《切韻》音系的對應關係。韻母方面，陳運棟 (1992:154) 指

¹¹ 合韻字在客方言之中普遍讀為-ap，但我們查找了《廣韻》的相關用字中，或「拉」盧各切，具折也之義，「折」或可具動詞與量詞之義，但此動量詞的用法卻與 lap 用在碗碟的語義用法有所差別，故而應該也非其本字。

¹² 「落」各種語音的演變在閩南語中，[lak⁸]、[lau⁵] 為白讀、[lok⁷] 為文讀。

出在〈離騷〉裡，「降」字和「庸」字叶韻，而在客家話裡，做「降生」解的「降」字正讀做 [kiuŋ]，與《楚辭》的用韻完全相同，反映上古音的遺留。張光宇 (1996:252, 261) 依據上古韻部也指出，中古江攝字在客語當中一般與宕一合流，但「雙」、「窗」二字讀同通攝的韻母現象 (-uŋ) 則為上古音的痕跡。同為江攝字的「降」字，其一之 [koŋ] 音正是與宕攝合流，也是一般江攝字普遍具有的讀法，但在 [kiuŋ] 音時則也反映了上古音的痕跡，因而我們可把語義具有「出生」且反映上古語音現象的「降」[kiuŋ] 視為更早期的白讀音。

(三)「箍」

「箍」字在臺灣客語有兩種讀法，如下所示：

音	ku ¹	khieu ¹
義	圓形物	圓形物，或將物圓住
例	茶箍	一箍 (一圓)

「箍」中古為見母遇攝字，本義與圓形物有關，具有「以蔑束物」(《廣韻》，頁 82)、「束繫物體的環狀物」(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之義，之後語詞語義的演變則具有將人或物聚攏在一起 (或形成圓形狀) 之義。楊秀芳 (2003) 指出古全清聲母在各漢語方言大多讀不送氣音，但有少數字常見讀為送氣音，如「箍、概、漑、博、標」等，這是事實，但尚無法解釋為何全清讀成送氣。確實有少數字如「菊、箍」在客次方言中也多讀為送氣音。全清讀成送氣大概有幾種可能：1. 受南方非漢語送氣音的影響；2. 反映中古之前的語音現象；3. 可能存在我們尚未知曉的音韻條件，促使全清聲母產生送氣的現象。這些特例字在今官話正常演變之下為不送氣，在東南方言則多為送氣，所以較可能為第一種假設，只是我們需要更多南方非漢語的語料來論證，因非本文主要論述的題旨，在此只先提出問題點，日後尋求更多的語料來做進一步的分析。中古見母字在漢語方言中多讀不送氣的舌根音 k-，包含在臺灣的客語亦如是，但「箍」卻有兩讀，含聲母與韻母。在「茶箍」(意為「以壓榨茶油時所剩下來的渣滓，再把它壓製成堅

硬的餅形」) 中為不送氣，如 [ku¹]，不過，詔安腔為送氣音，且在「豆箍」(意為「以榨油後的豆渣壓製成的飼料，餵豬或做肥料」) 一詞時，大埔與饒平為送氣音；另一音義也是指圓形物，讀成送氣，如 [khieu¹]，詞例如「一箍」(一圓)、「大箍」(身形圓胖之人)。以《梅縣方言辭典》與《客英大辭典》中的記錄，前書有 [ku¹] 音無 [khieu¹] 或 [kheu¹] 音，後書兩音均收，但 [kheu¹] 無顯示字的形態，兩音均有同義之「~桶」(用箍把桶子圍住) 一詞。臺灣閩南語「一箍」、「大箍」、「茶箍」之「箍」字均為同一音 [khs¹]。在韻母方面，中古見母遇攝合口一等字在客語多讀為-u 韻，但唯獨「箍」還有看似例外的-eu 韻讀法。客語-eu 韻的讀法在漢語方言中雖有其特殊性，但我們在也《雷州方言詞典》(閩語) 中發現了很多的-eu 韻，且在古遇攝合口一等模韻的見母字中，雷州話普遍文讀為-u、白讀為-eu。從客語次方言間或漢語方言間的一致性，加上方言之間的比較，臺灣客語「箍」讀為不送氣音不可能來自於臺灣閩南語的影響，較有可能原是送氣音後來受現代漢語不送氣的影響，使得多數客次方言此字變為不送氣音；-u 韻則保留《切韻》系統韻母的整齊對應關係。若說雷州話在古遇攝合口一等模韻的見母字中普遍文讀為-u、白讀為-eu，那麼，客語「箍」-u 韻與-eu 韻的對照，可能也反映了某種程度的文白異讀，只是在此類韻母字中，客語只殘留「箍」字具文白兩讀了，其中一原因很可能和其聲母反常但又一致性的與送氣音有關，因為反常，反而保留-eu 韻母的特殊性；相對的，-u 韻因為符合語音演變普遍的對應關係，使得原先反常的送氣聲母，反而轉變成音系之下較為正常的送氣聲母。此外，若從早期的《客英大辭典》到臺灣客語的演變，[ku¹] 與 [khieu¹] 的語義已分工，但仍可見其語義的關連性。

第二節 文白的競爭與發展

方音內部系統之中，相同的一種概念若存在不同表達形式的「變體」，包含

同詞同義異音、同義異詞異音，則變體之間通常會產生競爭或互協，亦或語義逐漸各自分工，例如，臺灣客語「搵手」一詞原為「幫忙」之義，但華語「幫忙」一詞進入到客語之中，使得桃園地區某些客語「搵手」的語義已逐漸分化而帶有人老過逝時到人家家裡幫忙的意涵。文白異讀既然是來自於不同語言系統的疊置現象，雖說當初產生的動因是因語詞使用的場合功能不同，也就是說文讀與白讀原本各有各出現的場合，互不侵犯、干擾，但在同一共時的空間環境之中，經由長時間的相處，加上若語詞使用頻率高，人們不免將文白讀出現的字詞環境相互滲透了起來，也就打破了文、白彼此本各自使用的場域。當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時，文、白兩種變體因而產生了競爭，有所競爭就有可能產生五種可能的結果：文勝白敗型、白勝文敗型、文白分立型、文白拉拒型、文白妥協型，不過，有些字的文白現象則跨類存在。

(一) 文勝白敗型 (文 > 白)

此處的「敗」有三種情形：一為完全消失，二為罕用，三為愈來愈少用。

無論從漢語方言的體系，或個別方音系統之中，其文讀層與白讀層相互競爭的結果，大體上是文勝白敗較多，畢竟，文讀層通常佔有著文教中心的優勢。在第三節所整理的文白類型當中，其中「反映古詩詞漢音」的類型向來為文白分立，亦或白勝文敗（見下第二點說明），但個別例「武」當中，卻是文勝白敗，其文讀音為生活語詞中常見之音，而白讀音只殘存在不常使用的地名當中。另外，「印」在「腳印」時讀為文讀較多，表示文讀音似乎已悄悄地取代了白讀音；又「事」在「做事」一詞是白讀，在「事情」一詞為文讀，但在實際的話語當中，「做事」卻可具有文白兩讀的變體，因而其文讀音仍為文讀音，但原為白讀音的今則文或白讀兩可，是故為另一類型的文勝白敗型，白讀層已被文讀層侵犯，只是還不到消失的地步，屬於：文 > 白。客語音系中，整體看之或較屬文白分立型，但以「古無輕唇音」與「古無舌上音」兩大規律來看，客語輕唇音與舌上音的產生，不免也歸結到因文讀音的強勢，而逐漸具取代白讀音的趨勢。

(二) 白勝文敗型 (白 > 文)

前一點提及從漢語方言的系統之中，文讀層與白讀層相互競爭的結果，大體上是文勝白敗較多，但北方官話文白異讀的現象卻是白勝文敗為主，雖說其政治上另有外來政權的文讀層，但整體上，北方官話仍為眾多方言的文教中心，不因外來的文讀層而改變太多。例如「白」文讀為ㄅㄞˊ，如「李白」，白讀為ㄅㄞˋ，如「白色」；「學」文讀為ㄒㄩㄝˊ，如「學問」，白讀為ㄒㄩㄝˋ，如「同學」，如今不論「李白」或「學問」，臺灣華語已大多傾向為白讀層的讀法，且此種白讀層的讀法並非北方官話語詞當中的特例，而是整體面向呈現出方音系統中的系統性。客語白勝文敗個別的例子有前文所舉之例「縮結」，雖「縮」音在此應為文讀，但實際話語當中，多數人都讀成白讀音了。

在前述第三節，我們整理了文白異讀的類型，其中「反映古詩詞漢音的文白異讀」與「反映古詩詞漢音+古次濁上聲字的文白異讀」兩類型，因這兩類型的文讀音只出現在古詩詞的吟誦當中，而白讀音卻是出現在平常的生活語詞當中，不因有文讀音而將文讀音的讀法擴散至生活語詞，加上，生活語詞的使用頻率較之吟誦詩詞語來得高，因而此兩類型實屬於白勝文敗型。不似「古全濁上聲字文讀為去聲調」，此型雖為文讀音，但其所轄語詞已歸屬於生活常用語詞，因而不屬白勝文敗型，我們將其歸屬於下一類型——文白分立型。

(三) 文白分立型 (文 / 白)

文白分立型指的是方音之中，文讀音與白讀音的使用場合為分立型，各有各的使用結構環境、場合，且彼此相安無事，較無變體上的競爭。此類型較像是 Ferguson (1959) 提及的雙言 (diglossia) 現象，也就是說雙言中的高階語言與低階語言分別使用在不同的情境中，各有各的社會功能，猶如分立的狀態，亦即文讀音與白讀音各有各出現的詞彙、情境環境，彼此不相重疊互用。

文白分立型又包含著四種情形——古詩詞與口語詞的文白讀不相干擾、受早期來源語或通行語影響、地名或人名中的存古或新生、文白堅守其在生活語詞使

用之結構環境。

A. 古詩詞與口語詞的文白讀不相干擾

在第二點提到白勝文敗型中，文讀音只出現在古詩詞當中，而文讀層並不會滲透到白讀層當中，從此觀點來看或也可歸在文白分立型。

B. 受早期來源語或通行語影響：梅縣

文白分立型或受到早期來源語或通行語影響——梅縣方言的影響。在大陸的客語次方言中，梅縣有其強勢，在梅縣音韻系統之中有些音韻特色則與北方官話中的北京語相同，故而客語在吟誦古詩詞時為文讀音，往梅縣音靠攏，但臺灣客語白讀音時則以臺灣客語音為主，例如，「命好何須『靠』祖田」、「『羔』羊雖美，眾口難調」，括弧中的音，其代表文讀的梅縣音與代表白讀的臺灣四縣音對應為：-au、o。

C. 地名或人名中的存古或新生

此外，文白分立型也包括地名或人名中的存古或新生，在地名或人名當中，因口耳相傳的習性、取名的時間、取名的人，或字的新穎問題而可能為文讀音或白讀音，例如地名中的「武」在今一般用詞當中，客語幾乎為文讀聲調，但在「武陵」一地名中卻反映了底層的白讀聲調，可能是因地名已口耳流傳久遠之故，但歷史久遠的國家名——「齊國」，其「齊」字卻為文讀音，此或因是較大地名的專有名詞之故，不過，小地名當中或因晚近命名，也可見文讀音於其中，如南投縣「名間鄉」之「名」音。

D. 文白堅守其在生活語詞使用之結構環境

在前文提到「古全濁上聲字文讀為去聲調」，因其所轄語詞為生活語詞，與相應的「古全濁上聲字白讀為陰平調」雖也是生活語詞，但文白兩者出現的語詞並不會相互重疊，各有各出現的語詞環境，故而從此觀點來看也可歸在此一類型，且為使用頻率相當的文白分立型。

(四) 文白拉拒型 (文 ~ 白)

文白拉拒型指的是文讀音與白讀音相互競爭，導致一語詞中可讀為文讀，亦可讀為白讀，彼此競爭暫不分上下。此類型的產生一來受文與白讀使用的普遍性，因而導致某些語詞的文白讀相互類推或形成競爭，另一則是四縣受在地周遭方言影響，如：閩、華語、海陸等，導致同一語詞之音可兼具文白兩可的讀法，且文讀音不會只出現在古詩詞的吟誦當中。例如：

語詞	白讀~文讀	語詞	白讀~文讀
「飛」影機	p~f-	「載」人	-oi~-ai
「分」開	p~f-	好「彩」	-oi~-ai
價「值」	tat~tsit	木「材」	-oi~-ai
「無」論	mo~vu	到「底」	-ai~-i
「先」後	sen~çien	「歲」數	-e/-oi~-ui
「研」究 ¹³	-an~-ien	「捉」人	-ok~-uk
古「蹟」	-iak~it	「也」無	陰平~去聲
雕「刻」	-at~-iet	「與」眾不同	陰平~上聲
「逼」近	-et~-it		

(五) 文白妥協型 (文 + 白)

楊秀芳 (1991:10-13) 論及語言層積時，認為語言接觸後競爭、融合、取代的變數很大，或競爭後兩者妥協，各留下一部分音韻特徵結合成不文不白的形式，例如閩南語的「方」有 pang¹、png¹、hng¹、hong¹ 四種讀法，作者從整個聲韻結構的綜合觀察，陽韻字讀 ang、ng 韻母者是不同白話層留下的讀法，讀 ong 則是文讀層的特點，而輕唇音字讀雙唇音是白話層特點，讀喉擦音是文讀層特點，因此可推斷「方」的 pang¹、png¹ 是白話層讀音，hong¹ 是文讀層讀音，而 hng¹ (如「藥方」)，其聲母表現文讀層特點，韻母表現白話層特點，這大約是文

¹³ 此處「研」字文白兼讀的情形較屬海陸腔 (聲韻相當於白讀音)，四縣腔 (聲韻相當於文讀音) 的變體則是因方言接觸而產生的。此表仍將其暫入文白拉拒型。

白層讀音競爭之後妥協的結果。客語文白的異讀字當中似乎較無文白妥協型，但我們還是在前一小節的「落」音當中發現類似的妥協型，即歸在白讀音的 [lau⁵] 與文讀音的 [lak⁸]，前者主要元音 [a] 與後者韻尾 [k] 看似保留了白讀層，前者入聲韻母對轉成陰聲韻-u，已無入聲韻，後者主要元音則受到現代華語-uo、-au、-a 等韻的影響而從方音內部的-o變讀為-a，此或也為另一種類型的文白妥協型。

第三節 小結

漢語方言當中的文讀音大都來自唐宋時期《切韻》或《廣韻》音系的影響，亦或近代漢語元朝周德清撰之《中原韻韻》、明清北方官話的影響。讀書人為求科舉，而將外來層的文讀音導入自身的方音系統之中。臺灣客語的文讀層，陳運棟 (1992:156-157) 指出：「在《中原音韻》裡的聲母，不但和客家話數目相同，而且發音方法也幾乎完全一致。……客家話的聲母系統，最遲在宋朝末年已經形成。」至於客家話的韻母系統在考證了《切韻》或《廣韻》音系後，陳運棟 (1992:160-163) 也指出：「現代客家話裡的聲母系統，毫無疑問是成立於宋代。所以後來元朝周德清所撰的《中原音韻》，和明代初年官修的《洪武正韻》，大體上都和客家音系相符。」作者還提及《洪武正韻》的分韻方法是「介於北宋的《平水韻》和元代的《中原音韻》之間……現在客家話的韻母系統，也是介於《平水韻》和《中原音韻》之間，和《洪武正韻》的系統是非常接近的。」依徐貴榮 (2002) 的考察，作者也主張臺灣客語的文讀層應是屬明朝南京音為主體的江淮官話或南方官話音系的語言層。

前文曾提及客語-eu 韻在漢語方言中有其特殊性，此外，羅肇錦 (1994) 也另外提及客語中的-oi 只存在於中古蟹攝，且只客語才有此韻，作者從一些畬族語料考證畬語當中存在許多-ɔ、-ɔi、-ɔn、-ɔŋ、-ɔk 等韻，因而認為客家話的-oi 韻是從畬語借來或受畬語影響而產生的另一個地域層次的語音。又，羅肇錦 (2006) 還提出客家話的 v 聲母與彝畬等南方語言有密切關係，並認為把北方官

話中的-u 韻頭唸成 v 的實不多見，因而主張客語 v-聲母來自於保留南方的古傳統音位 /v/。不過，這裡的一個問題是，客語或畬語當中的-oi 韻或 v 聲化韻，在與中古音做一對應時，為何它們只出現在某些特定的韻攝或聲母當中？這倒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除非這一部分在客、畬、北方官話之中本為同源關係，到後來的方音之中各自產生演變，因而客、畬另外發展出特殊的韻母或聲母結構，此必須從更多的非漢語方言的語料來分析相關的問題，本文礙於主題與篇幅，在此只點出相關的疑惑。客語音韻層當中具有某種程度畬族漢化的語言層，尚且不論其程度佔多少比率，客、畬之間的密切關係在學術界中爭議較少，倒是客語的來源究竟是來自於中原官話亦或南方少數民族語，此則存在不少的爭論。日後或許除了從音韻角度做一漢語與非漢語間整理的比較分析之外，從詞彙、詞法、句法做一全面性的比較分析，其思路或更見清晰。

客語文白的層次當中應該還要含括現代臺灣語言的晚近外來層——尤以區域中強勢腔的影響為主，如華語、閩南語、日語、英語。文讀層本就為外來層，也是透過詞彙來引發其文讀與白讀上的差異，那麼，這一類晚近外來字詞異讀的現象，是否能歸入文白異讀的一次類？因若將其音韻變化拼拼湊湊加起來，其影響的音韻層面也不算少，就如同上文提及的文白異讀的散例，亦或幾個例字的語言層及其文白一節當中，雖是少數非整齊對應的例子，但也是文白異讀的現象。當新型態的語詞進入到客語系統之中，除詞直接借入——如借自英語、日語、華語，亦或轉借自英、日語的華語詞——「CD」、「la-ji-o」(收音機)、「tho-mat-to」(蕃茄)等較無法呈現一對一的漢字對應外，一些外來語詞借入時也算是另一層面的文讀層，方音系統之中會轉以合適的漢字標示，且語音會做一調整以大致符合方音本身的音節結構，但在音韻系統的調整過程當中，不免會透露出外來層的文讀音現象。例如，「淋」在客語韻尾讀為-m，但在「冰淇淋」一詞中，或受華語音系影響而讀成了-n，是為一種文讀層；「巧克力」一華語詞彙本譯自於英語的 chocolate，客語若直接將華語的「巧克力」讀成客語原有的音 [kiau³¹ kiet² lit⁵]，其實也還算符合原文的語音，但或因華語影響力太大了，亦或語詞轉以客語音讀

之與原文差異較多時，則許多此類詞的音就放棄以客語的音讀之，而改以華語的音讀之，許久過後則也成為了另一類的文讀音，例如剛提及的「巧克力」，多數客家人還是習慣以華語說之，這裡也透露出一個問題，即當很新的詞彙產生時，客語往往來不及轉譯成客語的音，而導致新詞語音偏向於強勢音，此強勢音往往也是文讀音的一種類型。又如「蜘蛛」一詞在方言之中或因區分蜘蛛的類型而有不同的語音型態，而且同一方言（或在同一區域中）不同的發音人對蜘蛛的類型區分或有不同的認知，例如，閩客語均有兩讀音，以四縣客語為例：[la¹¹ khia¹¹]與 [ti²⁴ tu²⁴]，前者帶有南方少數民族語底層詞的音，後者則反映《切韻》之前的上古音，甚至有晚近受華語影響的第三層文讀書 [tsi²⁴ tsu²⁴]。有些發音人對第一層和第二層的讀音認為具有區別蜘蛛的大或小，亦或腳有毛或無毛型，亦或身體圓身或不圓身，亦或結網或不結網型的蜘蛛，但有些發音人認為第一層和第二層的讀音均是對蜘蛛的一種統稱。基本上，第一層可歸為少數民族底層音，第二層則為漢語上古層之音，第三層則為現代漢語文讀書音。再者「漏氣」一詞，在意指氣體漏出時，客語音讀為 [leu⁵⁵ hi⁵⁵]，為客語原有之音，但借入閩南語語義比喻行為表現令人喪氣時則讀為外來層的 [lau⁵⁵ khui⁵⁵]，雖說它不是一種讀書音，也不是一種破讀音，只能暫歸為晚近外來字詞的異讀，非為典型的文白異讀，除非來日這一類詞的產生愈來愈多，且兩者各有各使用的場合時，那麼，也就逐漸具有文白異讀的分工情形，屆時或成為文白異讀的另一次類。

總結本文的討論，對於客語文白異讀的層次，大致上可分為六層：第一層——少數民族底層音（或無本字可考）；第二層——《切韻》之前的上古音；第三層——《切韻》時期的唐宋音；第四層——畚族漢化的融合音，如 -oi、-on 韻；第五層——《中原音韻》之後南方官話的近代漢語音；第六層——現代臺灣語言的晚近外來層讀音。

第五章 結語

客語內部存在許多有音無字亦或一字多音的情形，有些情形我們無法在本文一一做完善的詮釋。因而本文就前人較少研究的「落」、「降」、「箍」等字做一初步的分析，認為其多音字應反映了文白異讀的歷時演變關係，甚而應映更早的語音現象。

客語的一字多音現象，亦或涉及字的來源問題，此包含兩種可能的情形：(1) 在一字多音中，是否真為同一來源字；(2) 在不同字不同音中，是否存在同字多音的異讀字或文白異讀字。故此兩問題又涉及漢語方言與非漢語方言相關異讀音的比較，本計畫的研究對象暫以客語為主，漢語方言相關的研究則為佐證，日後擬再擴及更廣層面的非漢語方言比較法來探究相關的議題。

臺灣客語文白異讀或具有不只兩讀的語音，因而於白讀層或文讀層中或另外再分層，包含白讀層中或有較古的白讀層，亦或文讀層中或有較晚近的文讀層。本文在第二章中討論了異讀與文白、變體、層次之間的關係，界定「又讀」、「破讀（同字異音異義）」、「文白異讀」與「晚近外來字詞異讀」之間的差異性。在第三章中分析了客語文白異讀的類型，以往學者多將文白異讀字依其聲韻調的特色而分成七種類型，除此之外，本文另從古音來歷的演變特色來分析文白異讀的類型，約計分成十三種類型，此種分類的模式則可讓我們更加瞭解白讀層與文讀層形成的相對年代，其中，所謂文白異讀中的「讀書音」，實際上可分為兩類，一類是在讀古詩詞格言時才出現的讀音，在一般語詞當中則少出現，另一類是在我們生活語詞當中從外來讀書音進來的詞彙讀音。在第四章中探討了客語文白異讀的層次，包含從「落」、「降」、「箍」三字的多音現象來談客語的語言層及其文白；以及將文白的競爭與發展分成五種模式：(一) 文勝白敗型 (文 > 白)；(二) 白勝文敗型 (白 > 文)；(三) 文白分立型 (文 / 白)；(四) 文白拉拒型 (文 ~ 白)；(五) 文白妥協型 (文 + 白)；最後則小結客語文白的層次，大致上對於客語文白

異讀的層次可分為六種層次。其中具有較整齊文白對應系統的形成則在第三層《切韻》時期的白讀層為主，以及第五層《中原音韻》之後時期的文讀層為主。至於第一、二層的白讀層為客語的音韻特色，此則與閩南語有較大的雷同性；第四層畚族漢化的融合音則為客語特殊的音韻特色，同第一層一樣，有待更多語料的比較以分析出明確的文白關係；第六層現代臺灣語言的晚近外來層因夾雜了許多外來層的借詞，因而較不具系統性的文白對應關係，但其後續的發展動向則有待觀察。

本計畫希望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下，以及本文共時與歷時的觀點當中，釐清客語文白異讀的層次及其有關的問題，因而預期目標有以下六點：

- (一) 釐清異讀、文白、變體、層次之間的關係。
- (二) 從歷時觀點探討客語文白異讀的類型，以瞭解文白在語言演變中的意義。
- (三) 探討「落」、「降」、「箍」等三字的語言層次與文白異讀。
- (四) 釐清文白讀音在競爭之下演變的模式有哪些類型。
- (五) 釐清客語文白異讀有哪些層次，以及層次與層次之間的關連。
- (六) 為漢語方言與非漢語方言有關文白異讀的比較研究鋪路。

參考文獻

- Ferguson, C.A. 1959. Diglossia. *Word*. 15: 325-40. Also in Giglioli, P. 1972(ed.)
Language and social context, 232-251. Penguin Books.
- Labov, William. 1994. *Principles of linguistic change: Internal factor*. 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ell.
- MacIver, Donald. 1992.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Hakka-dialect*.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Shanghai 1926].
- 李如龍、張雙慶主編. 1992. 《客贛方言調查報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何大安. 1988. 《規律與方向：變遷中的音韻結構》。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初版（1997年景印一版）。
- 何大安. 2000. 〈語言史中的層次問題〉，《漢學研究》。第18卷特刊，頁261-271。
- 周法高主編. 1974. 《漢字古今音彙》。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徐貴榮. 2002. 〈臺灣客語的文白異讀研究〉，《第四屆臺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
研討會論文集》。頁79-108。
- 徐通鏞. 1991. 《歷史語言學》。北京市：商務印書館，第1版。
- (宋) 陳彭年. 1976. 《新校正切宋本廣韻》。臺北市：黎明文化。
- 陳運棟. 1992. 《客家人》。臺北市：東門出版社，第10版。
- 張光宇. 1996. 《閩客方言史稿》。臺北市：南天。
- 張光宇. 2001. 《臺灣閩南語辭典·序》。董忠司總編纂；國立編譯館主編。臺北
市：五南。
- 張振興、蔡葉青編纂；李榮主編. 1998. 《雷州方言詞典》。南京市：江蘇教育出
版社。
- 教育部. 1994. 《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線上版：<http://dict.revised.moe.edu.tw/>。
- 教育部. 2011. 《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線上版：

<http://hakka.dict.edu.tw/hakkadict/index.htm>。

- 連金發. 1999. 〈方言變體、語言接觸、詞彙音韻互動〉, 石鋒、潘悟雲編《中國語言學的新拓展》, 頁 150-177。香港: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 黃金文. 2001. 「方言接觸與閩北方言演變」。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黃雪貞編纂; 李榮主編. 1995. 《梅縣方言辭典》。南京市: 江蘇教育出版社。
- 董同龢. 2001. 《漢語音韻學》。北京市: 中華書局。
- 楊秀芳. 1991. 《臺灣閩南語語法稿》。臺北市: 大安出版社, 第 1 版。
- 楊秀芳. 2003. 〈從方言比較論吳閩同源詞「摭」〉, 《語言暨語言學》4.1:167-196。
- 趙元任. 2002. 〈音位標音法的多能性〉, 《趙元任語言學論文集》。北京: 商務, 頁 750-795。Original: The non-uniqueness of phonemic solutions of phonetic systems.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34) 第四本第四分。
- 鄭張尚芳. 2002. 〈漢語方言異常音讀的分層及滯古層次分析〉, 《南北是非: 漢語方言的差異與變化》, 頁 97-128。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組。
- 劉澤民. 2005. 《客贛方言歷史層次研究》。甘肅: 甘肅民族出版社, 第 1 版。
- 賴文英. 2008. 「區域方言的語言變體研究: 以桃園新屋客語小稱詞為例」。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 賴文英. 2012a. 《語言變體與區域方言: 以桃園新屋客語為例》。臺北市: 師大; 新北市: Airiti Press。
- 賴文英. 2012b. 〈論語言接觸與語音演變的層次問題〉。《聲韻論叢》。第 17 輯, 頁 153-182。
- 羅肇錦. 1994. 〈客語異讀音的來源〉, 《聲韻論叢》第二輯。臺北市: 學生書局, 頁 355-382。
- 羅肇錦. 2006. 〈客語源起南方的語言論證〉, 《語言暨語言學》7.2:545-568。